

《阴阳河》

（一名：《赏中秋》；一名：《地府寻妻》；一名：《西川奇闻》）

主要角色

张茂深：老生

李桂莲：旦

店家：丑

情节

山西代州商人张茂深，将往四川经商。与妻李桂莲，饮赏中秋。醉后即在月下交欢，以是稊犯月宫。未几张茂深出门，李桂莲即得暴疾，失魂三月，盖为鬼府所勾摄也。张茂深抵四川，一日信步至阴阳界口，见妻在河边担水甚苦，大疑。回店间问诸逆旅主人，主人告以此妇名李桂莲，已嫁鬼役，即居河畔。张茂深念知果妻，哀痛欲绝，因再往寻之。叩门入，夫妻相遇，悲愕万状。正抱持痛哭，忽鬼役归，见之大怒。李桂莲讳之为兄，并以他语给之，鬼役始释然，并置酒款待。席间，鬼役言有公事将往代州，张茂深乃托道之归。

注释

此剧尚有第二本《还阳》一剧，为花旦之跌扑戏，惜今无演之者。

根据《戏考》第三册整理

【第一场】

（张茂深上。）

张茂深	（西皮流水板）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白）	我，张茂深，山西代州人氏。来到四川，贩卖绸缎为生。来到此地，天色甚早，找一店房歇下便了。
	（西皮锁板）	催鞭打马往前行， 不觉来到店房门。
	（白）	来此店房。 吓，店家！
	（店家上。）	
店家	（念）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白）	莫非有客住店。 哎，客官敢是住店？
张茂深	（白）	正是住店。可有上房？
店家	（白）	现有上房。
张茂深	（白）	将马带过。
店家	（白）	哦，将马带过。
张茂深	（白）	吓，店家，这有银子二百两，包袱一个，存在柜上。
店家	（白）	哦，存在柜上。请问客人尊姓？
张茂深	（白）	在下姓张。
店家	（白）	哦，张客人。银子二百两，包袱一个，存在柜上摆好了。没有请问客人大号？
张茂深	（白）	草字茂深。
店家	（白）	哦，张茂深客人。
张茂深	（白）	请问店家尊姓？
店家	（白）	我与客人同姓。
张茂深	（白）	哦，与我同姓？巧得很。请问大号？
店家	（白）	我叫小二，人人都叫我张小二。
张茂深	（白）	哦，张小二店家，府上是哪里？
店家	（白）	我是此地人氏，开爿客店。
张茂深	（白）	好得很。请问店家，此地乡风如何？

店家 (白) 我们此地乡风与别的地方大不相同。

张茂深 (白) 怎样大不相同?

店家 (白) 我们此地做生意, 要分上半天下半天。

张茂深 (白) 怎样要分上半天下半天?

店家 (白) 上半天做生意, 一概而论; 下半年做生意, 柜台上要摆盆水。来人买东西, 将钱丢在水盆里头, 钱要漂在水上, 那就是鬼, 东西不卖与他; 钱要在水下, 将东西卖与他。

张茂深 (白) 哦, 还有这样的乡风。如此我要到外面游玩游玩, 行与不行?

店家 (白) 行是行, 出了店门, 朝南走, 一条大路, 走到那里, 有一个石碑坊, 那就是阴阳界。界这边, 都是做买卖的, 又热闹又好玩。千万不要到阴阳界那边去, 那是一个鬼地。

张茂深 (白) 哦哦, 是是。我记下了。我要到外面去游玩游玩。

店家 (白) 客人要到外面游玩游玩, 我在这里预备饭, 你就回来。

张茂深 (白) 我就回来的。

(店家下。张茂深出门。)

张茂深 (西皮流水板) 适才店家对我讲,
此地乡风不一样。
将身来在大街上,
来来往往看端详。

(张茂深坐。)

李桂莲 (内西皮导板) 屈死鬼在阴曹泪流满面,
(李桂莲上。)

李桂莲 (西皮锁板) 来了我冤鬼魂李氏桂莲。
将身来在大街前,
阴曹受罪实可怜。

(白) 我, 屈死鬼魂李桂莲, 乃山西代州人氏。配夫张茂深。是因八月十五日, 夫妻二人, 饮酒赏月。饮到中间, 我夫妻二人, 欢乐一场, 不想冲撞月宫。月宫将我拿到阴曹受罪, 挑水百日。百日一满, 才得放我还阳。今日天色尚早, 挑水便了。

(西皮二六板) 八月十五月儿圆,
夫妻欢乐在床前。
一步儿来至在大街上,

张茂深、
李桂莲 (同白) 哎, (她、她、她) (他、他、他) 好像我 (妻李桂莲) (夫张茂深), 怎么来到此处?

张茂深 (白) 你可是我妻?

(三锣, 行弦。李桂莲下。)

张茂深 (白) 哎呀, 且住。我见一妇人挑水, 好像我妻李桂莲, 怎么来到此处? 也罢, 不免赶上前去, 看她身落在何处?

(西皮紧板) 不顾生死往前奔,
(张茂深抢背, 下。)

【第二场】

(李桂莲上。)

李桂莲 (西皮锁板) 适才来在大街前,
好像我夫到此间。

(白) 适才在大街之上, 看见青石板上, 坐的我夫张茂深, 他怎么来到了此处? 我与他阴阳相隔, 难以见面了。

(西皮紧板) 我足下行走大街上,
(张茂深上。三锣, 行弦。李桂莲下。)

张茂深 (西皮紧板) 果然我妻李桂莲。

(白) 哎呀, 且住。看这妇人, 果然是我妻。不知她、她、她往哪里而去。也罢, 回

到店房，问过店家，再做道理。
 (西皮快板) 急急走来往前行，
 一步来在店房门。

(张茂深进门。)
 张茂深 (白) 店家，店家，店家！
 (店家上。)
 店家 (白) 想必张客人回来了。
 哎吓，这是怎么样？张客人，张客人，张客人！

张茂深 (白) 哦哦，店家。
 店家 (白) 你是怎么样了？
 张茂深 (白) 哎呀，店家，适才我去到阴阳界前游玩，见一妇人，头上戴的花花朵朵，身上穿的绫罗缎匹，挑了一担水，这个妇人，她是什么人？

店家 (白) 哦，你方才去游玩，看见一妇人，头上戴的花花朵朵，身上穿的绫罗缎匹，挑了一担水。那不是人。

张茂深 (白) 不是人是什么？
 店家 (白) 她是个鬼。
 张茂深 (白) 哎呀，不好了！
 店家 (白) 什么事？什么事？
 张茂深 (白) 你说那个是鬼吓？你也是个鬼！
 店家 (白) 哎，我是人，怎么是鬼？
 张茂深 (白) 哦，你是人吓？
 店家 (白) 我本来是人。
 张茂深 (白) 你是人？往前走三步。
 店家 (白) 哦，往前走三步。一、二、三。
 张茂深 (白) 往后退三步。
 店家 (白) 哦，还要退三步。三、二、一。
 张茂深 (白) 还要痰嗽一声。
 店家 (白) 哦，还要痰嗽一声。哽哼！
 张茂深 (白) 慢来，我要摸摸。
 店家 (白) 摸摸干什么？
 (张茂深摸店家。)

张茂深 (白) 不错，是人。
 店家 (白) 怎么是人了？
 张茂深 (白) 你身上有骨头。
 店家 (白) 人能没有骨头？
 张茂深 (白) 是人，是人。店家把这个女子，告诉我听听。
 店家 (白) 客人不要害怕，我来告诉你：这个女子，跟客人同乡。
 张茂深 (白) 怎么？跟我同乡？
 店家 (白) 哦，同乡。娘家姓李，叫李桂莲。只因八月十五，夫妻饮酒赏月，吃醉了酒，二人开起心来了。夫妻二人，到了房里，关了房门，忘了关窗，正在月宫出来，照到房里。他二人正在床上开心取乐，冲撞月宫。月宫叫阎王，将她拿到阴曹，白日挑水，晚上受罪。

张茂深 (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店家 (白) 我告诉你：此地有个鬼头，名叫倪木，他是个鬼差，常常到我这里来吃酒。我们要好得很，故而跟他拜了把兄弟。有几天没有来，一下子他又来呢。我问他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他说他到山西代州，有公事拿人去的。我问他拿什么人？他就说拿的李桂莲，把她的事情，都告诉我。这个倪木，看这个女子白天挑水，晚上受罪，他看她可怜，把她弄到家里，配了夫妻。每日晚上回去，拿块砖，往房上一擦。这个女子轻轻出来开门。都是他告诉我的。

张茂深 (白) 哦，有这等事？我要去看看。
 店家 (白) 她是一鬼，你是一人，怎么好去看？看不得的。
 张茂深 (白) 我一定要去看，不要紧的。
 店家 (白) 客人去不得的。

张茂深 (白) 我一定要去。
 店家 (白) 去不得，去不得！
 张茂深 (白) 我要去的，我要去的！
 (张茂深下。)
 店家 (白) 哎呀，他是一人，那是一鬼，两下见面，定归不好。我看他一定不见回来了。哎呀，他要是不回来，还有二百两银子，一个包袱呢，摆在柜上，这怎样好吓？我们开店的，总不能埋没人家的银钱。倘若他不回来，有人到山西代州，姓张叫张茂深，有名有姓，都好找。把他家下人找来，把银子交与他，这不结了么？我劝世上人，千万不可埋没人家的银钱。
 (店家下。)

【第三场】

(张茂深上。)
 张茂深 (西皮二六板) 倪木做事太莽撞，
 淫占我妻为哪般？
 将身来在阴阳界，
 不由我一阵阵心惊胆寒。
 (白) 来此已是这个门，待我拿块乱石撩来。
 (李桂莲上。)
 李桂莲 (西皮二六板) 耳边厢又听得乱石响，
 倒叫我桂莲着了忙。
 我这里将门来开放，
 (张茂深、李桂莲见面，李桂莲招张茂深进门。)
 李桂莲 (西皮二六板) 你何人到此方？
 (白) 你是什么人来到我家？
 张茂深 (白) 我、我、我姓、姓、姓张，叫、叫、叫张茂深。
 李桂莲 (白) 哦，你是我夫张茂深。
 张茂深 (白) 你、你、你是什么人？
 李桂莲 (白) 我是你妻李桂莲。
 张茂深 (白) 你是我妻李桂莲？打鬼打鬼！
 李桂莲 (白) 夫吓，不要害怕，我是你妻李桂莲。
 张茂深 (白) 哦，当真是我妻？
 李桂莲 (白) 当真。
 张茂深、
 李桂莲 (同白) 哎呀！（妻）（夫）吓！
 张茂深 (哭板) 听说我妻把话讲，
 怎不叫人痛心肠？
 李桂莲 (白) 夫吓，怎么来到此地？
 张茂深 (白) 来到此地，贩卖绸缎为生。出来游玩，看见我妻你了。
 (倪木上。)
 倪木 (白) 开门开门！
 张茂深 (白) 外面什么人？
 李桂莲 (白) 那就是鬼头倪木回来了。
 张茂深 (白) 哎呀，这怎么好？
 (张茂深乱跑。)
 李桂莲 (白) 不要紧的，把你藏在桌子底下。不要害怕。
 (张茂深藏。李桂莲开门。倪木进门。)
 倪木 (白) 哪里有生人味？
 李桂莲 (白) 没有生人味。
 倪木 (白) 没有，我就要搜。
 李桂莲 (白) 不要搜。
 倪木 (白) 要搜要搜！

(倪木拉张茂深出。)

倪木 (白) 这是什么人?

李桂莲 (白) 他是娘家的哥哥。

张茂深 (白) 不错,我、我、我是她娘家的哥哥。

倪木 (白) 哦,娘家的哥哥,不是外人,请下来。

李桂莲 (白) 哥哥你下来。

张茂深 (白) 我不下来,他要害我的。

倪木 (白) 我跟你是亲戚,哪有害你的道理?请下来。

张茂深 (白) 哦,你不害我,待我下来。

倪木 (白) 啊,大舅子。

张茂深 (白) 吓,亲戚。

倪木 (白) 家里的,既然你哥哥到了,我们是亲戚,总要款待款待,我去打酒去。

(倪木下。)

李桂莲 (白) 哎吓夫吓!倪木打酒前来,千万不可饮他的;倘若吃了,你就不能还阳了。

张茂深 (白) 是是是,我记下了。

(倪木上。)

倪木 (白) 哎呀不好了,阎王叫我有差事去了。

(倪木进门。)

倪木 (白) 你我这个酒吃不成了,阎王命我山西代州有公事去了。

张茂深 (白) 哦,你也要到山西代州?我也是代州人氏,我也想回去,这便怎么好?

倪木 (白) 哦,你也想回去?不要紧,你跟我一块去。

张茂深 (白) 你在阴间,我在阳间,怎么好带?

倪木 (白) 不要紧,你闭上眼睛,随住我的风走,就到了你家了。

张茂深 (白) 哦,我记下了。

倪木 (白) 你们两人分别分别,就要赶路了。

李桂莲 (白) 哎呀,夫吓!此番回去,千万把我尸首,不可损坏。百日一满,我夫妻还要团圆。

张茂深 (白) 哎呀,妻吓!此番回去,把你的尸首,我不埋葬就是了。

李桂莲 (哭板) 听说儿夫要起程,
怎不叫人痛伤心?
哭一声我的夫难得相见,我的夫吓!

(倪木三冲开,倪木、张茂深同下。)

李桂莲 (哭板) 哭一声我的夫张茂深,我的夫吓!
一见儿夫把路引,
怎不叫人泪双淋。
将身来在孤庙内,
百日还阳又重生。

(李桂莲下。)

(完)